

開放文學－英雄傳奇－蕩寇志

第一〇三回 高平山叔夜訪賢 天王殿騰蛟誅逆

卻說張叔夜字嵇仲，名臣張耆之孫也。父母生他時，曾夢見張道陵天師，送一粉團玉琢的嬰孩到家，吩咐道：「此乃雷聲普化天尊座下大弟子神威蕩魔真君。吾於玉帝前哀求，請他下凡，為吾耳孫。日後統領雷部上將，掃蕩世上妖魔，大昌吾宗。汝等不可輕視！」父母領諾。醒來，便生下叔夜，滿室異香，經日不散。長大來，八尺身材，貌若天神，博覽群書，深通兵法，猿臂善射。因其祖父侍中張耆，歷任建功，謹敏稱職，天子大悅，蔭錫其一子一孫，皆令敘職。嵇仲因此得為甘肅蘭州錄事參軍，因平羌有功，升陳留縣知縣，隨升知州。歷任舒州、海州、泰州三處，大有政聲，民心感戴，又加戶部員外郎銜，升開封府少尹。又因召試制浩，賜進士出身，遷右司員外郎。那時已是蔡京當朝，奸黨盛滿。嵇仲有個堂弟，雙名克公，正做御史中丞，為人剛正不阿。那日在天子前極論蔡京過惡，天子大怒，朝中人無不替克公捏把汗。克公面不改色，只是極口諍論，天子改顏動聽，便訓責了蔡京。蔡京恨極，便誣陷了克公一個罪名，把克公削職為民。蔡京兀自氣不平，更尋事到嵇仲身上，將嵇仲也貶了監西安草場。不上半年，卻得種師道極力保舉，嵇仲又起為秘書少監，隨升擢中書舍人、給事中。種師道知其非凡，在官家前一力舉薦，直升到禮部侍郎。自種師道征遼後，蔡京又尋出嵇仲的事來，貶嵇仲仍為海州知州。原來海州係嵇仲曾做過的，這番再來蒞任，海州城裡城外，一聲哄傳：「張太爺重複來了！」登時閩州紳耆軍民，老老幼幼，一齊都到境上焚香迎接。嵇仲進了州街，那班百姓兀自磕頭不迭。嵇仲升廳，便問眾父老疾苦。數內一老鄉紳稟道：「往年相公撫臨本境，那時眾民聽得鄰境東搶西劫，本境卻安然無事，只道分所應得。誰知相公去後，本境漸漸不安，近有一伙江州賊徒，時常來煩惱村坊，弄得百姓們朝暮不得安息，眾百姓方才記起相公。那知今日相公重複轉來，真是天可憐見，來保佑我們也。」嵇仲歎道：「本州在中途已聽得這信息，正憂得你們苦。」便喚過左右捕役來，備問了江賊的細底，便對眾百姓道：「你等且歸，明日本州便為爾等除患。」眾百姓涕泣感恩而出。

到了次日，官眷都到，嵇仲便喚兩個兒子來論話。原來嵇仲有兩個兒子，長名伯奮，次名仲熊，都是天生英雄，材力過人。那伯奮生得額闊腮方，劍眉插鬢，瞳神閃閃有光，聲如洪鐘，使兩柄赤銅溜金大瓜錘；那仲熊生得虎頭燕額，顴方耳大，面如冠玉，唇若塗抹，使兩口旋風雁翎刀，端的品貌非凡，人材出眾。當日聞父親叫他，一齊上來。嵇仲便將江州賊擾害本州地方的話說了，只見伯奮、仲熊齊聲道：「爹爹放心，孩兒就此前去，掃盡那班毛賊，為民除害。」嵇仲道：「你們休要魯莽。我聞知那賊，黨羽有三〇六人，都是江湖亡命之徒，官軍幾次三番，收捕不得。此次我去收捕，須要定個主見。」伯奮道：「那些官軍，想都是惜命怕死的，自然近他不得，爹爹須知孩兒不怕死。」嵇仲笑道：「只得你一人不怕死，濟得甚事，也須多尋幾個不怕死的來幫你。」仲熊道：「這卻不難，凡踐土食毛之輩，都有良心。爹爹但須親去剴切曉諭，必然招募得來。」嵇仲道：「你二人之言都是，但死士我早已募得也。」二子皆驚喜道：「爹爹怎地募得這般快？」嵇仲道：「便是你說他們都有良心，我此刻一募已得一千人。不但此也，那賊人趨向，我早已探得了。那廝全伙屯在海邊，有無數戰船停泊，一定是去劫海船客商的。我此刻叫你們來，有密計授你們。」二子道：「爹爹計將安出？」嵇仲謂伯奮道：「那廝因官軍幾番奈何他不得，膽子養的大極了。你領壯勇五百人，先去掩他，須痛殺一陣，然後退歸。那賊必然空群來追。」便謂仲熊道：「你亦領壯勇五百人，帶了乾柴蘆葦，悄悄出城，潛至海邊。只看你哥哥退時，你便直趨海濱，燒那廝的戰船。那廝望見火光，知道失利，必然復走轉來，你便迎住大戰。那時你哥哥在後策應，兩下夾攻，賊人必敗矣。」二子大喜，登時披掛上馬，依了吩咐，分投幹事去了。

嵇仲點起四〇名民壯為護送，親到東山上去觀戰。只見那賊果中其計。鄭伯奮、仲熊齊備神威，轉戰廝殺，分明兩隻猛虎奔入羊群。陣雲中但見兩柄錘如流星閃霍，兩口刀如驚電奔馳。錘過處屍林排倒，刀落處血雨橫飛。前後一千名壯士，呼聲振地，殺氣沖天，登時那群賊兵掃盡無餘。伯奮、仲熊一齊帶領壯勇，到東山上來呈獻首級。嵇仲大喜，慰勞壯士，掌得勝鼓回城。嵇仲到任不及兩日，便除了一方巨害，眾百姓喜出望外，競呼嵇仲為「張天神」。嵇仲既除了江賊，海宇清平，山村安樂。嵇仲率真辦事，勸農桑，教禮樂，不上半年，那海州頓成為太平世界。

這日忽奉旨調升曹州知府，那班百姓聽了此信，無不悲哭。嵇仲起身，眾百姓個個攀轅臥轍，明知留不住，只得哀號相送。嵇仲亦潸然淚下，別了百姓上路。深知曹州逼近賊境，朝廷這番升調，是重重付托之意，便不敢怠慢，星夜兼程，不日到了曹州。

那金成英聞張公到來，大喜，率領眾官員至馬頭迎接。見禮畢，先在官廳上敘坐。嵇仲便問成英曹州形勢，成英使細細的說了一遍。張公一一領會，便一同進城。嵇仲接了印務，便協同成英修葺城池，安撫百姓。不上數日，忽接到鉅野縣飛投緊急公文，報知妖人劉信民，盤踞麟山，聚眾謀逆，現在糾率盜眾攻逼縣城，官兵不足抵禦，求請救援等情。嵇仲接報，便速駕至都監署中，與金成英商議。嵇仲道：「曹州草創未定，城中兵馬未可輕調，即將軍亦未可輕離，須防梁山賊人乘間而來。弟意滿家營附近鉅野，弟欲輕車簡從，星赴滿家營，即調滿家營兵剿賊。特未知滿家營兵力何如，乞將軍指教。」成英道：「滿家營防禦使葉勇，武藝也好，兵力亦足，相公盡可調用。若欲商議軍務，小將有一人奉薦。」嵇仲問是何人，成英道：「此人高尚不仕，以醫著名，日前小將收復曹州，偏種有受傷深重者，延請此人來治。小將與接談之下，方知此人韜略非常，特以醫掩其名耳。」語未畢，嵇仲便道：「所說莫非是徐溶夫麼？」成英道：「正是。」嵇仲道：「徐溶夫是小弟同硯友，後聞其隱居高平山，未知確否，今果在此，妙極矣。」便吩咐伯奮、仲熊同金將軍保守曹州，自己帶了一百名民壯，飛速赴鉅野。行至中途，聞知鉅野已陷，知縣曾揚殉難，提轄張永率兵民巷戰，力盡而亡。張公道：「逆匪有如此猖狂！」便吩咐先向高平山進發。左右報道：「前面不遠已是徐先生府上也。」張公便吩咐民壯等都在溪口等候，自己只帶了一個親隨，一名馬夫，跨上頭口，直到徐溶夫家。

原來溶夫姓徐，名和，自幼穎悟異常，一目〇行。到〇五六歲時，就博古通今，凡一切天文地理禮樂術數之書，無不精究，雖未出兵打仗，而戰陣攻取之法，瞭如指掌。只可惜命運不佳，犯著一個貧字，而性情又復清潔，把那些齷齪富貴看不上眼，所以年未四〇，遂挈其妻子隱於高平之麓，賣藥為生。

一日傍午時節，薄冰初釋，溶夫正在門前，汲溪水以澆款冬，聽得背後馬鈴響亮，回頭看時，只見馬上坐著張嵇仲。嵇仲只望著溶夫家門，未曾留心。溶夫早已看得仔細，惟不解其為何經過此地，便叫道：「嵇仲那裡去？」張公回頭，見是溶夫，即忙翻身下馬，走到溪邊，大笑長揖。溶夫邀入內坐，只見五椽矮屋，三弓隙地，左側一帶荊籬，乃是藥圃。嵇仲、溶夫帶談帶走，進入內軒，松篁晚翠，愛日當軒。

溶夫與嵇仲遜坐，命其二子出來拜見，即命看茶。兩人各敘寒溫，溶夫方知嵇仲來臨是境。溶夫笑道：「仁兄撫臨此地，區區小匪，不足論矣。」嵇仲道：「逆匪猖狂如此，小弟身奉簡命，懼不勝任，特來求教於仁兄，仁兄何言之易也。」溶夫道：「金將軍回來否？」嵇仲道：「小弟托伊鎮守府城，不曾回來。」溶夫道：「即此便見吾兄高見。曹州一府，可患者在梁山，不在此區區小賊也。但此賊來蹤去跡，小弟頗傳聞一二，謹為吾兄縷陳之，吾見自知攻取之策矣。」嵇仲道：「願聞。」溶夫道：「鉅野之民情有二等：城市之民愚而直，鄉野之民愚而獷。劉賊之來，不知其所自始，但聞無端競傳有劉天師，神通廣大。及詢其究竟有何神通，不過扶鸞請聖，咒水治病，及香煙燈光變現人物，占卜休咎而已。那些鄉愚竟為其所哄動。彼時小弟聞他如此，便知其不過哄騙財物，並無大志。」張公道：「他哄騙之法若何？」溶夫笑道：「他在麟山頂上，起造宮室屋宇，供奉一位神道，喚做什麼多寶天王。他自稱天王案下的掌教。卻有許多條款，擄勒愚民。又刊刻許多教書，有一種名喚《天王度人寶經》，又名《開心鑰匙》。弟處卻有一本，是他手下信奉的人施送來的。內中造些破空老祖、達空老祖等名色，編成七言，似歌非歌，似詩非詩，句語〇分俚鄙。」張公亦笑問道：「書內說些什麼？」溶夫道：「開口閉口，只說一句：凡所有相皆虛妄。因有相告虛妄，所以有家財者萬不可慳吝財帛，必須誠心輸獻於天王。天王歡喜保佑，現身延年益壽，死後超昇天宮。其無家財者，並身子亦當勸破虛妄，須到天王

案下捨身，供奉力得之貨，並供掌教驅使，天王亦無不歡喜。那賊又有一種約束之法，凡歸教者，須在天王案下立有重誓，如有叛教而去者，死後人□八重大地獄，刀山劍樹，火蛇鐵狗，受苦無窮。又立有醜醜灌頂、鵲巢重會、龍女獻珠一切等等名色。那龍女獻珠一項，係室女承當，不問可知矣。」張公聽罷，歎道：「不料此地百姓如此愚蒙，竟受其欺。」

說到此際，溶夫的娘子已安排了山中便餐，叫兩個兒子搬出來。溶夫見了，猛然記起一個人來，暗想道：「此番我倒好替他圖個出身。」便遜遜地坐地敘飲，一面吩咐款待張公的從人。張公遜謝入坐，溶夫道：「仁兄掃除匪賊，佐將諒不乏人，未識尚須廣募否？」張公道：「如有智勇之士，何嫌其多，吾見意內有人否？」溶夫道：「小弟動問，正為此耳。弟有一友，姓楊，雙名騰蛟。往歲在南旺營時，斬賊立功，投雲總管麾下。叵耐蔡京不仁，陽遣人迎取入京，而陰於中途謀害。此友知覺，殺死奸黨，避居弟處。每日山中彩獵，至午而歸，此刻好道就回來也。」說未了，只見楊騰蛟肩負鳥槍一桿，掛些野味，欣然而回。溶夫便指著對張公道：「這就是楊敵友。」張公見了這表人物，大喜，便上前深深一揖。騰蛟搬了鳥槍，慌忙回禮，便問溶夫道：「這位是誰？」溶夫將張公名姓來歷說了，騰蛟大喜道：「久聞張公名震人寰。不意今日得遇。」撲翻虎軀便拜。張公慌忙答拜。三人入坐同飲，溶夫便將騰蛟武藝細述，張公道：「得楊兄助我，吾無慮矣。」酒飯畢，張公告擾，三人重複散坐。張公對溶夫道：「得仁兄指教，那劉賊技量，一覽可知矣。只還有一事，委決不下。」溶夫道：「甚事？」張公道：「此番縱兵剿殺，那劉賊固然死有餘辜，只可惜這班無知小民，亦同遭慘戮耳。」溶夫停思半晌道：「無害也。此地人民膽子最小，聞官軍大隊剿捕，必然畏避。如其抗命逞凶，則縱兵掩殺，亦萬不得已之事也。」張公點頭稱是，便邀騰蛟同往。騰蛟欣然，便選了那把蘸金大斧，牽出那匹馬來，又進內告辭了溶夫的娘子，遂與張公別了溶夫。溶夫偕二子親送出門。

二人上馬，出了溪口，眾民壯迎著，一同起身。眾人看見楊騰蛟眉宇軒昂，只道是張知府起早去邀來的一個打手，及問了馬夫，又道是藥店裡請來的一個豬戶。須臾到了滿家營，那防禦使葉勇出迎。張公進廳坐下，便一面點閱大小將弁，一面差探子往探劉信民行為蹤跡。發使訖，張公便問葉勇道：「逆匪徒黨幾何？」葉勇道：「逆匪黨羽有二萬餘。當其攻縣城時，小將深恐本營有失，不敢往救。」楊騰蛟道：「相公放心，賊眾雖二萬有餘，然敢鬥之兵聞說不滿千餘。目下縣城失陷，實因城內疏失之故，並非賊兵強盛。」張公道：「且待探子回報，自知真信。」

次日探子回轉，稟道：「縣城距麟山有四□五里。那劉信民自得城而後，只派了幾個人在縣裡，名為監教將軍，卻並不懂武藝的。城中只開北門，其餘皆緊閉不開。劉信民仍住麟山，將倉庫中銀兩米石，均已搬在麟山。這邊城中遍貼告示，小的偷揭一張在此。城中大小人家門前，都高高的貼一張符，上有天王敕令字樣，其符不識得。小的又趕到麟山，山下有許多教匪管路，不能上去。後在一家酒店中息足，聞說劉信民有四個勇士，都在麟山保護天王，名為護教將軍，都是好本事。」張公聽罷笑道：「徐溶夫真料事如神也。」便與騰蛟看那劉傳民的告示，只見上寫著：

「維持法界、統理陰陽、掌管天下水陸財源、多寶如意天王案下掌教大臣劉，諭在城土民知悉：蓋聞皈依正教者，有福慶之多；信心天王者，赴龍華之會。本掌教奉天王金口親諭，濟度眾生，蓋以普天之下，共登安樂矣。是以回向天王，救度眾生之本願也。本掌教自開教以來，至於今日矣。且善男信女，豈可不信天王耳。現在奉天王面諭，奉托本掌教，勸化鉅野縣爾等士民，回心向善。豈可不信天王，死墮地獄云爾。為此曉諭。限七七四□九日之內，爾百姓陸續赴麟山寶殿，親填名冊，老幼男婦家丁年貌，務懇逐一注明。本掌教於圓滿之日，代爾等回向天王，開脫一身窮苦之罪，加予百年福祿之緣。天王歡喜無量，豈有不生福地之人也乎！

豈可不信天王，並攜帶妻小，逃在遼遠之遙者，那時天王震怒，使爾等窮苦而死，貶入無間地獄，萬劫不復人身，悔之不及耳。切切特諭。」

二人看罷，哈哈大笑。騰蛟道：「天下有這等奇事，真是把生靈做兒戲了。可憐鉅野百姓如此愚蠢，甘為煽弄。」張公道：「劉賊必非大器，其志我知之矣；得縣城而住麟山，膽小也；移倉庫而歸本寨，貪財也。我等統大軍直取縣城，必無阻害。其中有幾番鏖戰者，卻在麟山擒賊時耳。」途傳令起滿家營兵，直抵鉅野，竟到北門。最可笑，城門大開，一無防禦。張公遂傳令人入城，葉勇忙稟道：「相公再請斟酌，賊人不守城門，疑有奸計。未將請帶兵先入，相公在後策應，不可全軍深入重地。」張公微笑道：「將軍之言因是，但亦須看敵人之技量耳，何必以疑武侯者而疑劉信民乎！」遂吩咐大隊入城。三軍吶喊一聲，浩浩蕩蕩，如入無人之境。

張公進了城門，一路在馬上雞犬不聞，只見家家閉戶。張公便駐紮在知縣衙門，不折一兵，不煩一矢，唾手而得，三軍大悅。張公道：「我們來時，不見潰散的百姓，家家閉戶，莫非人人躲藏在家。」差人四路查探。不一時，都轉來稟道：「百姓果然都在家裡。現有幾家開門，查問明白，伊等看見大兵入城，嚇得要死。那兩個監教將軍，有人看見，從西門爬城而出。百姓人家，無分老小，手執丈香，朝北禮拜，口念『志心皈命禮多寶如意天尊』，此刻尚在急拜。」張公歎道：「可憐，好忠厚百姓！」便傳軍中刻字匠，刻就數□塊印板，趕緊印好告條，差公人大街小巷，逐戶敲門分給。百姓等戰兢兢的接看，只見上寫著：

「特授曹州府正堂張諭：凡爾居民鋪戶，照常辦事，切勿驚懼，決無干害。特示。」

眾百姓方知本府到了，漸有幾位紳衿，一齊到縣堂上來見本府。張公慰諭一番，便問百姓情形。中有一個做過湖北黃州府黃岡縣縣丞告老回家的，先稟道：「百姓們不過一時執迷，原非甘心自外皇化。公祖但將科條剝切曉諭他們，自然棄邪歸正，各安生理了。」又有一個一等廩膳生員上稟道：「耶說？辭，壞人心術，泯禁胥漸，民心波靡，而天理民彝不可泯滅。公祖但率躬整頓，教化有方，庶民自興起而為善矣。」又有一個捐納監生，現開信利、信順、吉亨等鋪面的，上稟道：「劉信民假設神道，哄騙財帛，那班百姓甘心將自己血本歸銷與他，真是呆愚之至。公祖但教他們勤儉營生，自然不為無益之費了。」張公一一稱是，便道：「仰眾紳士各去勸諭愚民，安居樂業。」眾紳士諾諾，一齊退出。那眾百姓紛紛亂講，有的說本府來同劉掌教打仗的，有的說本府來拜會劉老師的，有的說本府也來皈依天王的。漸漸開店者開店，行路者行路，遇見兵丁在路，便抖擻的從兩岸迴避。張公在署，傳諭四門嚴守，一面出示縷細曉諭，一面點齊人馬，著楊騰蛟協同葉勇，督兵前赴麟山剿賊。

那劉信民在麟山，忽見兩個監教喘呼呼逃回山來，劉信民大驚。兩個監教把官兵進城的話說了，劉信民呆了半晌，歎口氣道：「咳，原來城裡的百姓沒有福氣！」大眾聽了，都自問有福，個個快活起來。劉信民暗付道：「官兵既奪了縣城，必到此處來尋釁，倒必須要防備一番。」便叫：「請四位護教將軍上殿。」劉信民當中坐了，便道：「昨夜五更，本掌教朝拜天王，奉天王面諭：下界官兵，不知罪孽，日內要來衝犯，著爾等護教人等，當心抵禦，務要出力。天王歡喜，定將爾等名字注入仙籍，爾等不可怠慢。」

原來那四人，一個姓章，一個姓巴，一個姓計，一個姓陸，都有幾斤蠻力，其中姓章的力氣最大。當下聞叫他禦敵官兵，四人即便同聲答應，帶領一千教兵，趕下山來，恰與官兵遇著。楊騰蛟讓葉勇先出。原來葉勇見楊騰蛟草莽新進，與他齊戰，心中好不自在，吃騰蛟這一讓，便心平氣和，歡歡喜喜，提著三尖兩刃刀上馬出陣。騰蛟不知就裡，只道他公事當心而已。葉勇出陣，那對面章匪早提渾鐵棍迎住，更無言語，兩下便鬥。鬥到五□餘合，不分勝敗。騰蛟看那章匪，骨瘦如柴，身體聳直，頭不過茶杯大小，圓睜二目，幾莖微須，嘴尖耳聳。騰蛟暗想道：「有這種怪人，形同野獸，武藝卻也不低。」便揮動蘸金大斧，拍馬前助葉勇。那邊巴、計、陸三人一齊趕上，那巴匪使一柄九齒釘鈹，計匪使一把五股鋼叉，陸匪使一面溜金鑊，圍住騰蛟。騰蛟一把大斧上護其身，下護其馬，看那三人全是蠻力，毫無手法，便留心尋他破綻。戰不多時，只見那巴匪性起，舉把向上盡力築來，不防把舉太高。騰蛟便趁勢攔腰一斧，那巴匪上半截身子在地上爬了一轉，下半截因腳套在鑊裡，不曾跌倒，吃那馬馱回本陣。計陸二人慌了，手腳愈亂。騰蛟斧起，砍斷計匪叉桿，計匪負命飛逃。騰蛟撇了陸匪，盡力追趕，追到一所竹林，計匪滾下馬爬進竹內。騰蛟追上一斧，將計匪屁股劈為兩片，只見他爬進竹內深處死了。騰蛟正待回馬，陸匪已提鑊拍馬趕到。騰蛟輪斧迎住，鬥了二□餘

合。騰蛟斧背敲開陸匪的鑱，便趁勢左手搶進陸匪脅下盡力一擡，卷過來夾在懷裡，那鑱早已丟在一邊。陸匪兩隻空手在騰蛟胸前亂爬亂抓，騰蛟大怒，便把斧照他頭頸一剝。陸匪急用手擋，那顆頭早已咯碌碌滾下地去，連半個手掌亦墮在地上。騰蛟撇下屍身，望見葉勇兀自與章匪狠命相持，便拍馬飛速前去助戰。章匪見巴、計、陸三人已死，葉勇又有幫手，心慌手亂，無心戀戰，虛迎一棍，逃回本陣。葉勇追趕不及，也只得勒馬與騰蛟口陣。

章匪敗陣回山。劉信民聞知章匪戰敗，巴、計、陸三人皆死，嚇得魂不附體，面如土色，說不出話來，足有半個時辰，方才到天王像前去搗了一個鬼，出來對章匪說道：「巴、計、陸三人為天王護法盡忠，天王已封他三人為護法天仙，現在如意寶地，快樂無量。天王傳諭，叫章某仍領教兵下山搦戰。」章匪領命下山。

楊騰蛟正與葉勇商議進攻之策，忽聞教兵又來，騰蛟便欲出陣，葉勇道：「吾兄殺得三個了，這一個讓與弟殺罷。」騰蛟道：「昨日弟看那章匪，頻將那棍擋將軍的刀口，是老大破綻，將軍若順勢劈去，必然得勝。」葉勇點頭，提刀上馬出陣。騰蛟亦出陣前，只見葉勇迎住章匪，戰了三回。那章匪果然用棍擋住葉勇刀口，葉勇便將刀順著棍子劈去，將章匪左手五指盡行削落。章匪阿唷一聲，葉勇便不分事由，再起一刀蠻斲，那章匪半個腦蓋斜削去。正在將倒未倒之際，葉勇又一刀斜削去那半個腦蓋，一個尖頭人兒倒在地上。騰蛟揮動全軍殺上，那教兵殺死了一半，逃走了一半。騰蛟知麟山無將，便同葉勇殺上山去，順手捉了一個小匪。小匪乞命，騰蛟就叫他引路。那劉信民還不知章匪已死，直聽得喊聲逼近山頂，正待觀望，騰蛟已到面前。那小匪道：「這個就是掌教。」騰蛟便夾頭一斧，不偏不倚，從頂門劈至腎囊，化作兩片。眾小匪跪滿階前，葉勇正待舉刀，騰蛟道：「葉將軍請住。」便對眾小匪道：「憐爾等無知，不來殺你。從今已後，不可相信邪人。這天王是假的，我劈碎了他，斷無災害。」說罷，舉大斧直上殿庭，將天王塑像剝落粉碎，眾小匪還在磕頭討饒。騰蛟吩咐放火燒山，與葉勇帶領兵馬及歸降的教匪，一同下山回城。

張嵇仲出城迎接慰勞，一同入城。嵇仲就在城中統理事務，鎮撫百姓。那班百姓聽了嵇仲的言語，無不感化歸正，依然安居樂業，盡復良民。嵇仲將收復鉅野事具詳都省。過了數日，都省選官員下來接理鉅野印務。葉勇仍領本部人馬回滿家營。嵇仲便與楊騰蛟到高平山，辭謝徐溶夫。楊騰蛟便去收拾行李，並辭別得洛夫娘子及其二子。張嵇仲帶了原來民壯，同楊騰蛟回曹州，金成英等迎接賀喜。不數日，朝廷思旨下降：張叔夜加一級候升，葉勇亦加一級，楊騰蛟著實授曹州防禦使，徐和著賞給學士，將弁兵丁賞恤照例。張叔夜、楊騰蛟舞蹈謝恩，闔城官吏賀喜。不數日，金成英修好城池燉煌，請張公閱視。張公四圍巡閱，見殺狗嶺新立兩座炮台。成英道：「此徐溶夫之所指教也。」張公歎服不已。曹州城裡有了張嵇仲、金成英、楊騰蛟、張伯奮、張仲熊五位大英雄，端的威聲遠振，賊盜無蹤。那梁山自此也不敢覬覦曹州。

看官，那梁山既不敢到曹州，他在那裡乾些什麼？看官不要心慌，待歇一歇力，再來交代下回。